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训诂学概论

齐佩瑢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训诂学概论

齐佩瑢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概论/齐佩瑢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172-6

I.①训… II.①齐… III.①训诂—概论 IV.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0063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

训诂学概论

齐佩瑢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172-6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张19¼

定价:105.00元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第一章 绪说	1
第一节 何谓训诂学	1
第二节 训诂的起因	13
第三节 训诂的效用	25
第四节 训诂的工具	37
第二章 训诂的基本概念	55
第五节 语义和语音	55
第六节 语义的单位	68
第七节 语义的演变	80
第八节 字义的种类	93
第三章 训诂的施用方术	109
第九节 音训(上)	109
第十节 音训(下)	135
第十一节 义训	151
第十二节 术语	183
第四章 训诂的源渊流派	201
第十三节 实用的训诂学	201
第十四节 理论的训诂学	225

第十五节 训诂学的中衰	235
第十六节 训诂学的复兴	256

古老而富生机的学问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读后	朱小健 292
----------------------	---------

第一章 绪说

第一节 何谓训诂学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这里所谓“字义”乃是文字的“用义”，而非字形构造所示的“本义”。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形为文字所独有，音、义乃语言文字之所同，所以解说文字本义的学问固然也可以视作训诂的广泛领域中的一部，但是严格的站在语言方面来说，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配称“训诂”。文字本义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之内。因此，从前认为训诂学是兼括文字形体的训诂和语言音义的训诂二者的界说，实际上是不合理而欠缺精确的。那么，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

“训诂”二字一名的含义及其由来，以及“训诂”与“训诂学”的区别是我们应该首先明白的。大概在秦汉的时候，是只有“训故”的称谓的，而且训故和经学小学简直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离，那时研究经学古学或小学的学者，也仅是为了讲解古书而去训释古籍

中的古字故言，去阐发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至于如何训释古字故言——即训诂的方法技术以及理论系统等问题，却尚无自觉的有系统的概述及综合的研究；换言之，那时只有“训故”而无“训诂学”，只有工作的实行而无学理的解说。理论的产生是靠着事实的归纳，在一个训故工作刚萌芽的时候，自然不会同时就有成熟的系统理论的。这也是时代使然，直到二千年后的现在，不是还没有一部“训诂学”的著作出现么？

训诂的“诂”字，汉人通行写作“故”，诂是故言，故是古旧，诂、故、古三字的含义虽小有广狭、专泛的不同，声音、语原却是完全一样的。而“古训”一名在《尚书》和《诗经》里面都早已提到过，于是一般慕古的学者就说这是后来“训故”、“训诂”的出处，因为他们误认“训故”可以倒说成“故训”或“诂训”的缘故。清朝有名的小学家都如此肯定地主张，从未有人发生过疑问，例如钱大昕在《经籍纂诂序》里说：

……而其诗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诂训也，诂训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诂训之于人大矣哉！

如果我们仔细去翻读一下《书》、《诗》的原文，就知道钱氏的话纯是有意的附会。《商书·说命》里说：

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孔《传》解释这段话说：“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于古训乃有所得；事

不法古训而能以长世，非说所闻。”可见古训只是古昔的教言之意。又《诗·大雅·烝民》篇说：

仲山甫之德：柔嘉为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毛《传》说：“古，故。训，道。”郑《笺》说：“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我觉得旧日的解说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两书所言的古训都是指着“先人教言，圣王遗典”的意思，犹之乎《国语》中称“遗训”一样。《周语》说：

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

问于遗训，就是式于古训、学于古训的意思。所以《诗》中的古训一名，虽然郑《笺》及《列女传·明贤》篇所引都直书作“故训”，而毛公又取以为《诗故训传》之名，但是《诗》中原意既是明指古昔教训而言，而“训故”一名在汉人的用法上又不能倒颠作“故训”，那么古训和训故绝不能混为一谈而傅会其含义及出处。况且在《诗》、《书》的时代，去古未远，典籍未富，也不需要训故的工作。这样看来，“训故”一名的成立及取义自当以汉人所说为准才对，因为训故的萌芽虽散见于春秋战国时代人的语录传记之中，然而训故专著的出现及大成却到秦汉之间才开始的。

汉人著作，关于训故的称呼，也不很一致，例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列传前后所说便多不同：或名“训故”，或单称“训”，或单称“故”，或名“解故”，或名“训纂”；不过以“训故”和“故”的称谓

为最多而普遍,而且这些名称的含义也几乎完全一样的。现在为了明白起见,姑就志传所说,略举数例如下:

(一)行文多复称“训故”:

(1)《志》曰:“《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2)又曰:“鲁申公为《诗》训故。”

(3)《儒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

(4)又曰:“宽至洛阳,……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

(5)又曰:“谊为《左氏传》训故。”

(6)《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师古曰:“故谓指趣也。”))

(7)《扬雄传》:“训诂通而已。”(师古曰:“诂谓指义也。”))

由上七例,可知训故就是能正读古字,通晓古言。《苍颉篇》为秦人编集的字书,到汉宣帝时就非专家不能正读了。这里所谓“读”,是指字音字义而言;所谓“义”,是指日常通行的用义而言。可见通晓古字古言的音义而为之训解明白者便是“训故”,杜林、申公、贾谊等人之为诸书作训故都是此意。师古所说,失之广泛,故即古字古言也。而《扬雄传》独作“诂”,盖当时即有此新体,依例当为“故”。

(二)简称“故”者多为书名:

(1)《志》曰:“《诗鲁故》一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2)又曰:“《诗齐后氏故》二十卷。”

(3)又曰:“《诗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4) 又曰：“《诗韩故》三十六卷。”

(5) 又曰：“杜林《苍颉故》一篇。”

案杜林为《苍颉》作训故，申公为《诗》训故已见前引文中，行文称“训故”而书名则称“故”，可证故即训故的简称，所以《唐志》把《苍颉故》直名为《苍颉训诂》了。至于师古《注》将故字又解为动词，似乎不大妥当。此外还有把古字古言直叫作“故”的，亦可证故字非动词。例如：

(6)《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7)《扬雄传》：“《玄》文多故不著，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

案古文《尚书》多古字，孔安国读以今文便可自成一家；《志》也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可知司马子长所从问的“故”就是古字古语的意思，自非读以今文，解以今语而不易使人知晓，所以《史记》中引用古文《尚书》的地方，并非原文，只是用今字代古字，以今语译古语罢了。扬子云是个好古的怪人，自我作古，予圣自居，著述拟之于经传，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大概《玄》文多故者，就是好用古字古言，犹今人之好用典故及喜写古字耳。

由上七例，可知某故某故者，即言某书之古音古义耳，古字古言谓之故，古音古义亦谓之故，故字既然沿用为古代语文音义的专称，所以解释古字古言的音义便叫作“训故”也。

(三) 书名“解故”者，即“训故”之异称：

《志》曰：“《书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案解者释也，判也。艰深晦涩谓之结，判分滞结即谓之解，是

解亦训释顺通之意，解故犹训故也。此例他不多见。

(四)书名“训”及“训纂”者，与训故稍有不同：

(1)《志》曰：“《淮南·道训》二篇。”

案杂家中又录有《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今本《淮南子》二十一卷，除叙目命名《要略》外，他如《原道训》、《俶真训》等都以训名篇。《要略》说：“惧为人之愍愍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高诱的《叙目》也说：“其义也著，其文也富。”这样看来，名训的取义有些和训故不同，而且此例也不多见，盖系后起之名。其体辞多说博，其旨阐微著隐，着眼在说解义理，已超出训释古字古言的朴素本色了。

(2)《志》曰：“扬雄《苍颉训纂》一篇。”

(3)又曰：“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案此二书介于《苍颉传》及《苍颉故》之间，盖亦训释《苍颉篇》音义之书，犹后来颜师古、王伯厚之注《急就篇》耳。杜林既为《苍颉》作训故，又为之作《训纂》，虽皆注释之体，其间必有不同之处，否则，何以分为两书而异其称呢？原书久佚，不可详究。

(五)外此四类，毛公以“故训”名书者，并非“训故”的同义倒文，不应混入。《志》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蒙案：郑玄《诗谱》及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皆称“训诂传”，朱彝尊《经义考》也称“训故传”，这都是错误的。盖汉人称谓以“训故”为多，称“故训”者仅毛公一人，后人不明二名的来源及取义各别，就以常见者改不常见者于无意之中，甚至积久相沿，误认为一，所以《正义》本《毛诗故训》作“诂训”，颜师古斥为流俗失真，陆德明《释文》又认为可以两通，他说：“故训旧本多作故，今或作诂，音古，又音故。案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诂、故固然是古字的后起分别文，但是

毛公所谓故训，只可作“古训”，而不可作“诂训”，因汉人无以“训故”倒作“故训”，或“训诂”倒作“诂训”者。我们绝不能因其音同义近而混淆莫辨、以讹传讹的。

又“故训传”命名的取义，孔氏《正义》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今定本作故，以《诗》云‘古训是式’，毛《传》云‘古，故也’，则故训者，故昔典训，依故昔典训而为传。……”孔氏的说法颇有些自相矛盾，他也明知“故训传”是用了《诗经》“古训是式”的意义，故训本是故昔的典训，这故昔典训所指，无论是师说或雅义，都尚较合理近是；然而他还强要牵扯到《释诂》等的篇名上去，就很有些傅会了。（《烝民疏》又从郑《笺》而为之说，以古训为古旧之道，故为先王之遗典。）故训的故字是形容词，训故、释故的故字是名词，二者绝不相同。段氏《说文注》说：“《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诂，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可见“故训传”虽亦为训诂之作，然而故言之传和顺释故言的立名取义都不大相同的。马瑞辰有《毛诗诂训传名义考》一文，所说也多错误，详见下文所引。

看了以上五类略例，训故一名的源渊大概可有个简括的认识吧。故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故：古字古言后人多不识，故为之作释也。此其一。汉人称谓以“训故”为最多而普遍，或改名“解故”，或简称“故”，称谓虽殊，取

义则一。至于单名“训”的，旨在广其辞说，与训故之仅为推求古音古义者不同，统言无别而对称有异。此其二。毛《传》以“故训”名书，非训故之倒称，故训犹言故昔训释之意，虽亦训故之体，立名究不相侔，不可混而为一；后人或名训故为诂训者，相沿而讹也。此其三。

不过，汉人传注之作，并不仅限于训故一类，广义言之，如传、记、传记，说、说义、略说，微以及章句等四大类的著作，也都属于训故的范围。究竟它们的体例之间有如何的不同，这也是我们极应明白的。兹据《汉志》所载，略撮其要：

(一) 传、记、传记、杂记。

(1) 《易》有《周氏传》、《韩氏传》。《儒林传》曰：“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又曰：“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

(2) 《书》有《大、小夏侯解故》，又有《传》四十一篇。

(3) 《诗》有《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等；又有《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韩内传》、《外传》等。《志》曰：“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儒林传》曰：“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又曰：“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师古曰：“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案《楚元王传》云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是《鲁诗》本有传也。《史记·儒林传》文上“传”字下多一“疑”字，《汉书》误脱，当读“亡传疑，疑者则阙弗传”。虽然，依师古《注》中之意，可见故和传是有区别的，这由齐、韩二家之有《故》又有《传》也可以看得出来。

(4)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